在校内环境控制精英病发作者是有风险的工作。具体来说，不仅发作者会突然失去控制，而且这病本身有程度不明确的传染性。为了防止患者反噬，校医院只会把弹药——强制镇静药“乙型阻断剂”交给已知的零感染风险者。寻找零风险者的手段极为有限，战斗力规模一向堪忧。

全校第一名是校医院任命的其中一名射手。

**学生会副会长带领下的部分学生会干部被任命进针对此案的临时特别调查组。**为了对外隐瞒“精英病”在校内的蔓延，倒在接触枪下的第一学群三年级学生之死被匆匆定性为实验事故。而针对事件的调查，也只能在水面下进行。调查组迅速检查了涉案接触枪，校医院则是检查了死者遗体和同时中弹的发作者。几乎是立刻，私自改造接触枪一事就被发现。

不如说，隐瞒改造痕迹的努力其实非常敷衍。接触枪背后的十字标记上留下了刻痕，它令人们立刻认识到缓冲层曾经被打开过。人们重新解体这把枪，发现——包括被拆掉的管式弹匣在内，所有可利用的空间都被增设的限制器填得满满当当，连一根针也插不进去。这番暴力光景令校医院派来的研发代表也哑口无言。调查组在会议室闷坐一下午，等来的是副会长见过的最简短的报告书——

**环路。用便宜得没法计算单价的元件，在原装接触回路里制造正向反馈，以此获得这样小型的回路无法产生的高功率。**所有的增设限制器都是为了控制——“啸叫”。副会长并不真正明白“啸叫”是什么，研发代表从口袋里掏出块手帕来擦了擦脸上的冷汗。

“想想吧，让扩音器扩大它自己发出来的声音。她对这把枪干的就是那样的事情。”

为了获得双倍功率所需要的两倍规模接触回路难以获得，相比之下这种增益方法简单粗暴。代价是，难以正确获得需要的输出倍数，而且抑制振荡所需的限制器动态配置极为复杂。“这也太危险了。稍有个闪失，射出来的东西都能把人整个打穿”这个中年男人连连摇头，一边去找他的速效救心丸了。留在现场的副会长其实只听进去了“把人打穿”这一句话，顺水推舟押收了这把改装枪，并返还给了校医院。

然而接下来的发展百转千回。校医院的报告声称实际的冲击深度仅在标准允许的误差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只会让人疼得喊妈，而并不会要了他们的命。弹壳已经被污染，没法知道药剂中是否有致命物质。校医院紧急宣布回收和检查所有已经发出的阻断药，原本的诊疗业务甚至一时陷入停滞。

而这样大张旗鼓的检测的最后，人们得知这批回收到的弹药并没有异常。

校医院如同蒙受大赦，当天就解禁了在校内使用阻断剂处理突然发作的精英病患者的活动。既然药剂本身没有问题，那么控制精英病传播为最高优先度的方针就不应有所改变。实际上，情况确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恶化。相比之下，反倒是第一学群死者的波澜很快被抹平，人们很难记得丧命的学生的去向和其他被控制住的精英病发作者有什么不同。**学校收回了调查命令，临时调查组就地解散。**受到调查组控制的嫌疑人也恢复了自由之身，哪怕事件仍然疑霧重重。

全校第一名的履历上没有留下污点。她在事件中的位置不为人们所记忆。

###

学生会长情绪不佳。她给校医院打电话质问改造接触枪回到原主人手中的理由，得到了校医特有的、洋溢着诚恳之情的、委婉的搪塞——**临时调查组已经解散，而射手的规定、“三发规则”并没被破坏，所以学生会这样介入他们的工作并不妥当**。会长强敛怒火返回学生会室，坐在会议桌上翘着一条短腿看报纸的白兔在那里等候已久。

就一只兔子而言，拉斯普京的适应力不可谓不惊人。不仅在族人的宫廷身居高位，当他的同类伙伴必须掩人耳目讨生活时，他竟能一举成为人类和兔子之间的唯一牵线人。做到这一点，高超的自来熟水平功不可没。

“虽然我刚听说这件事还不到一天，但我也看出来了，你们学校这就是不想让那个疯病捅出去，所以才要对那件事遮遮掩掩嘛。你把矛头对准跟那个病有关的事情，都肯定只会碰壁”

“对精英病的保密需要，我比你清楚多了。但是放任她继续持枪是想干什么？？我看校医院的人才需要先把自己的疯病治治”

会长收拾桌书包快刀乱麻。白兔放下报纸，一跃上了乱糟糟的学生会长专用办公桌。

“好吧好吧。那你打算咋办呢？现在除非提出新的证据，否则你也没法以学生会名义没收她的枪吧？”

“那还用问吗？”

“既然校医院死不认账，那我只好亲自监视她的举动”

会长极为奔放地废弃了一摞文件中的大部分，只把剩下的几张放进书包。拉斯普京用毛乎乎的小爪子掩嘴偷笑。

“傻乐什么，你踩我作业了知不知道”

“抱歉抱歉。虽然你说是监视，不过结果却是魔法少女的两位朋友都肯在今晚继续潜入楼里帮忙找‘蛋’，我觉得特别安心嘛……”

会长从鼻子里哼出一声。

“你看见这儿刚才放着的一张表格没？这么大，就一张纸”

“呃，在这儿，在这儿。我看你差点儿随手扔了就替你收起来了。”

拉斯普京忙不迭地呈上那张纸。

“说到魔法少女，你和那个孩子都是魔法少女的朋友吧？她手下出了人命事故，这么大的事儿，魔法少女就没说什么吗？”

“这可就是另一件小千做的傻事了。”

“都什么时候了，还玩儿友情过家家……！”

“嗯？她们之间有问题？”

“你也知道，小千是学校的活动家。”

“……啊？”

“就是说，她不光希望跟任何人成为朋友，而且希望任何人之间都互相成为朋友。”

“这不是很好嘛？”

“要是这学校里的人能再争点气，那确实是挺好的。比如别随便把人弄死”

“哇，你这个人意外地心眼很小啊。……呃，不是不是。虽然你说魔法少女会跟任何人交朋友，但那个孩子应该并不仅仅是个‘任何人’吧？”

“你想啊，在那个魔法少女举办的茶会上，并不是谁都能和魔法少女一起喝茶吧？”

“毕竟第一学群的秀才们的支持态度最难争取嘛。”

“你是说，第一学群的人出现在那个茶会上，这本身才是魔法少女想要的东西？”

“我可也想不到其他可能了。”

讨论起故人也未曾流于伤感，学生会长甚至还在对回忆中的朋友着急上火。整理好从放学后就在会议室摊开的作业和学生会的文件，她把白兔恭敬呈上的表格塞进抽屉。

“哇，你怎么又放回去了！这表你还一个字都没填呢”

“嗯？……哦，反正又不急着交，有空慢慢填就行了呗”

“啧啧，年轻人要志向远大啊。对自己的将来得多上心……！”

“……就是个‘学科意向调查’表而已嘛，又不是写上就得考上。”

会长洒落地向后摆摆手。训练有素的白兔从桌面跳上她的肩头，并从耳边送上正能量。

“得先树立目标，然后才能奋发向上嘛。考大学这事儿不就是这样？”

“‘大学预科’。”会长撇撇嘴，修正白兔的语病。“可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距离宵禁开始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会长锁上已经空无一人的学生会室离开主塔楼。白昼已经非常短，昨夜就预报要下的雪还积蓄在乌云中，学校建筑内阴阴郁郁，北风还在走廊窗外刮个不停。这种天气里就算没有宵禁令也鲜有学生想要逗留校内，所以身穿道袍的大白兔明目张胆坐在人类肩头还唠唠叨叨，和面目险恶的人类形成鲜明对比。

“哎，不过，就算你那么说啊”

“现在这样总比让你们人类小姑娘手无寸铁地跟蹄鲸对决强多了。我还是挺欣慰的”

“别逗了。那可是非法改造，要真开一枪谁先被撂倒还不一定呢。”

“她可没把不该撂倒的东西撂倒过，你不也看了射击记录了吗？”

“你再想想你这话说得有毛病没？”

“……除了那个死掉的学生？”

“而且，别忘了弹壳里装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个麻药。这东西对蹄鲸才不会管用吧！”

“这倒是……你说得对。”

“不过我现在觉得，并不需要那个药发挥作用呀。只要子弹能在物理上给予打击，留出逃命的时间就行了。”

“毕竟，发生了‘魔法少女’的那件事之后……你们只要能活着，我就谢天谢地啦。”

拉斯普京在兔子的宫廷中，是一名圣职人员。

人类难以从他的言行和装扮中推测这个宫廷究竟信奉什么宗教，而白兔本人对信仰的态度也大开大合。但有一点千真万确：拉斯普京确实有着圣职者的心肠。

###

会长和她有前科的朋友将在第一学群大厅通往地下的楼梯间会合。 她的内心不情不愿。不仅是因为要和背景复杂的友人共患难，更因为学生会的权威必须向校医院低头。按照约定，她要先当面告知友人学生会的决定——在校医院的许可下，不再对她持有接触枪保留异议。

然后，通过货梯潜入宵禁中的教学楼，找出第五学群塔楼中失控事态的秘密。

在原地恭候对方大驾会使得她所代表的学生会威严扫地。故意磨蹭到约定时间她才从藏身的小教室动身前往大厅楼梯，可惜愿望落空，朋友看来是迟到了。怀着腹诽，副会长只好躲在楼梯侧边的文学家坐像石雕后等候。此时，这座塔楼里的活物，理论上应该只有潜伏的蹄鲸、两名人类和兔子——

一大群兔子。

第一学群地下在今天的早些时候被发现是兔子的巢穴。化为废墟的矿道中，和友人争执的会长面前出现了后来被拉斯普京解释为卫兵的兔群。兔子熙熙攘攘，兔子成群结队，反射手电筒光线的红眼密如繁星。

而这据说仅仅是浩大的兔子国的冰山一角。

“……我们可是有声有色的大国，人丁兴旺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被问起究竟在学校居住的兔子规模时，拉斯普京毫不掩饰他对祖国的热情。

“人是挺旺，胆子可不怎么样”

“呃……那个坑里太久没去过人类了，卫兵紧急撤退也是预料之中的事”

“那样不是根本没法叫做‘卫兵’吗？”

兔子部队侦察到了从天而降的学生会长和其友人这一对久违的人类。引发密集恐怖的超现实场面一度使会长差点把朋友的手臂捏断——而有着警觉红眼的兔子卫兵没有如想象中那样发起不分敌我的冲锋，反而作鸟兽散。

“那种时候，才更要马不停蹄地拱卫到陛下身边”

“……那么多卫兵全是保卫她一个人的啊？”

“因为陛下是被万民敬仰的陛下嘛。”

白兔挺了挺毛茸茸的小胸脯。

“其他兔子呢？”

“唔，真到了洞穴被入侵的时候，王国上下都必须撤退，一般居民也不例外”

神色严肃的白兔嘴唇翕动。“但是，唯有陛下是必须保护的。没有陛下，就没有族人的繁盛，复兴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学生会长抬起左手来看了看表。宵禁已经开始数分，和她约在此地见面的朋友却仍未露面。环顾四周，使建筑内部扭曲扩大的迷宫化似乎还未开始。和第五学群大厅高度对称的第一学群大厅形状分明。

“有那么一大群兔子，真跟入侵者动起武来，也未必占不到便宜吧？蹄鲸且不论，昨天那个逃跑的阵势我确实是第一次见”

“这个嘛，我们并不想跟人类发生冲突……那么做也和陛下的信条相悖。最重要的是，万一有个擦枪走火被你们当做敌人，那可就不好过了。和蹄鲸不同，人类报复起来可是会掘地三尺”

“这倒是你们陛下多虑了，我还没心眼小到跟兔子过不去”

“话说回来，那个陛下到底在哪儿？关于把小千变成魔法少女这件事的妥当性我还得找她谈谈”

白兔闻言连忙摇头晃脑地上前阻拦。

“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啊。和陛下接触这种事……！莫说是你这个人类，就连族人也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呢。”

“但你应该是‘想见就能见’的吧？你就跟她通报一声嘛。说到底，变成魔法少女的可是人类。她主持这么一个工程却不和人类见面，那怎么行。”

“啊呀，所以陛下派了我这个使节来和人类沟通啊。我已经在陛下面前立过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那是当初的事儿了。如今身为魔法少女的小千已经丧命，‘蛋’什么的劳什子还下落不明，事态早已偏离你们的计划。这种时候不是更应该让你们的上层出来交换一下意见吗？”

“魔法少女的事儿，的确意外——”

“这话当着你的面说也许太失敬，但身为臣民，我们得把陛下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呀。”

宵禁期间，各个塔楼从下课后就把供暖系统调整到节能模式。大厅已经逐渐被北风的寒气渗透。等不到会面对象的学生会长还要跟固执的白兔交涉，耐心也被蚕食殆尽。站着不动实在有些冷，她拉紧上衣从倚靠的文学家雕像底座直立起来，准备在附近散步来恢复体温。

“魔法少女可是为此丧命了的，她不正视问题，可就没法解决问题。现在不也一样吗？我今晚也是在冒生命危险，搞不好这雕像前面，就藏着鲸”

尽管明白会长只是随口一说，白兔还是下意识地从文学家的椅背下挪开几步。

“我——和陛下，当然对你的慷慨相助报以最大敬意。而我个人，也绝不会再让帮助我们的人类做无畏的牺牲。我不是说过了吗，会和你共同进退——”

“至于你说的对话的事，我倒是可以试试向陛下进言。你别抱太大希望，大臣们一定会对我群起攻之”

一边哀叹一边揉搓小爪子的白兔显得楚楚可怜。

“但是，所有这些要等找到‘蛋’以后。在那之前，我无凭无据，没法向陛下张这个口呀。”

“说到这个——”

从散步猛然停下，会长突然回忆起今天冒险的主要目的“蛋”，进而联想起她除了白兔之外还另有一名盟友的事实。

“她迟到太多了。这可不太妙，别是她已经擅自溜进西塔楼里去了”

拉斯普京吓了一跳。

“怎、怎么会！”

“为什么不会，昨天她都已经那么做过一次了。那个人啊——”

从有备无患的书包里抽出手电筒，进而沉着地摆了摆手，白兔从地面跃回肩头。“总之，得赶在这个大厅变成昨天那锅粥之前搭上货梯。真是的，我早就该知道——”

她当然不会老老实实遵守约定。

更何况她手上还拿着——

“别、你先冷静一下……”白兔试图阻止会长暴走，可惜没用。嫌拉斯普京太啰嗦的会长想要伸手捏住兔脸令他噤声，却因为分神而踩到硬质异物。会长勉强保持了平衡，但拉斯普京却由着惯性被发射出去并命中壁面。

“呃！腰！我的老腰！你这孩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前冲——”

他自己那双兔手够不着的腰部背面以能感知到的速度肿了起来，连站起来的力气也使不出来了。这让他懊恼不已并决心以长者的身份给学生会长传授一些人生的经验。另一方面，他眼中的学生会长好不容易稳住平衡后，却缓缓跪了下来。于是快到嘴边的人生经验变成了软语相劝。“你——你没受伤吧？”

手电筒滚落一边。学生会长没有答话。

“是、是不是哪里痛？还能站起来吗？”

点亮的手电筒的光，像是泼进咖啡中的牛奶一样顺着地板回旋着扩散开去。眼前的景象被照亮，刚才明明已经抛在背后的坐姿雕像赫然挡住去路，拉斯普京正是摔在了雕像脚下。没有刻着眼珠的文学家面色怅然，俯视自己脚下的人类和白兔，以及掉在地上把人绊倒的淘气异物。异物被跪倒的学生会长拾起——尽管**加装了盒式弹匣的怪异形状**以及沉甸甸的手感令人感到陌生，背面中间裂开发光刻痕的红色十字标记却不可能认错。

从一开始就掉在文学家眼下的，是本该在朋友手中的改造接触枪。